

第一章

據說在那高聳入天的雪山深處，有一山谷，名曰傲雪。

世人無不嚮往傲雪谷的綺麗景色，卻又望而止步，只因千里冰山、傲雪難尋，更何況谷裡藏龍臥虎，奇人甚多，稍有不慎得罪了高人，那可不僅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麼簡單，甚至連性命都得賠上。

除了這不理世事，不沾塵俗的傲雪谷之外，江湖中正邪兩道便以曉劍山莊和血魔教馬首是瞻。

曉劍山莊乃是天下第一大莊，莊主世代蟬聯武林盟主之位，行事果斷正派，正道中人無不心服。

山莊坐落在江南小鎮城郊，依山傍水，雖不如傲雪谷那般神祕，但也顯得幽靜安寧。

春日暖暖，融化山頂的積雪，使雪水順著小溪潺潺流下，宛如數道白絹，婉 婀娜。

樹梢上的嫩芽剛剛冒出，早春的花朵含苞待放，色澤嬌豔欲滴，引來不少蝴蝶翩翩起舞。

門前一條青石小路，彎彎曲曲，向著遠方的城鎮蜿蜒。

小路上，漸漸顯出兩道身影，相互攙扶，走得極為緩慢。

「少主，這前面便是赫赫有名的曉劍山莊……您此行，千萬要小心！」其中的老者忽然停下腳步，直起自己一直弓著的腰，向曉劍山莊的大門眺望。

上一任曉劍山莊莊主秦風在江湖上也是一手遮天的人物，呼風喚雨、無所不能。只可惜誰也沒有料到，十年前那一役，他竟然會輸給一個看起來不出二十的毛頭小子，從此後一蹶不振，鬱鬱寡歡而終。

而那位讓他嘗到敗北滋味的青年，卻成了當今武林正道中人談之色變的大魔頭一血魔教教主滄九！

血魔教原本只是江湖中一個不起眼的小門派，可是在「嗜劍狂人」滄九成為教主之後，這個小門派就迅速崛起！短短幾年時間，便差點吞掉整片江湖！

就在江湖陷入恐慌之時，痛失父輩的曉劍山莊新任莊主臨危授命，重新肩負起領導江湖正道的重任，與血魔教殊死搏鬥，這才保住了整片江湖的和平安寧，形成了曉劍山莊、血魔教和朝廷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。

這名被正道中人視為救世主的年輕人名叫秦陌，今年也不過二十四、五，正是意氣風發、血氣方剛的年紀，但按照江湖中人所言，此人卻臨危不亂、心思縝密，有著與其年齡不符的沉著與穩重。

「哼！不管他曉劍山莊莊主是不是真有三頭六臂，既然連滄九都拿我沒辦法，我又怎麼會怕他？」攙扶著老者的少年一囁嘴，頗有不服氣的味道。

他穿著一身青灰色長衫，身材修長、腰身纖細。精緻的瓜子臉上雖然沾了一層灰，卻掩不住他的絕色容顏，特別是那雙明亮透徹的眸子，讓他看起來靈氣十足，像是泥污下藏著的雪蓮，清雅無瑕。

「少主切莫大意！雖然滄九武藝超群，秦陌未必是對手。但是此人年紀輕輕便能

肩負武林盟主的重任，讓曉劍山莊短短數年追上血魔教，與血魔教平分秋色，可見其城府手段比之滄九……」老者顯出一絲愁容，重重嘆了口氣，「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！」

少年微微抿了抿嘴，便又微笑道：「水伯，你認為我傅稜雪會輸給他？」

「屬下不敢，只希望少主不要大意輕敵！更何況，滄九那邊對於少主所為氣憤難平，屬下擔心血魔教不會就此罷休……」水伯為難的攥了攥衣袖，眉頭緊鎖。這前有虎狼後有豺豹，他家少主再厲害，也難免有什麼閃失！

還未進曉劍山莊大門，水伯便隱隱有些不安，彷彿前方那兩扇紅漆大門會將他家少主一口吞掉，再不吐出來了一樣。

「嘿嘿，血魔教的勢力再廣，也不可能深入到曉劍山莊內部來吧？」名叫傅稜雪的少年看向了前方不遠處的山莊，自信的笑容在嘴角浮現，「只要藏在這曉劍山莊裡，滄九一時半會也找不到我！而且我還可以繼續完成我的任務……這豈不是一舉兩得？」

一想到自己的目標，他忽然又轉過身來拉住水伯的胳膊，臉上帶著一抹興奮，「水伯，這次你一定要幫我！成功之後，我一定好好重謝你！」

「唉，屬下前來不就是為了照應少主嗎？少主之命，屬下一定盡力而為！」水伯嘆了口氣，眼神中帶著幾分寵溺。

面前這十幾歲的少年是他一手帶大的，如今眼看少主正在命運轉折的艱難之處，他又怎能袖手旁觀？

所以，他不但要幫，還要將少主給他的任務完成得天衣無縫！

水伯領著少年又向前走了幾步，還未走到曉劍山莊的門口，曉劍山莊的家丁立即警覺的擋住他們，客氣的詢問來意。

「兩位大哥，我和我兒子是從鄉下來的，今年收成不好，所以想到這鎮上找點活兒幹，沒想到卻迷失了方向，不知怎麼地就走到這裡來了……」水伯一邊哆嗦，一邊顫抖著雙手，暗地裡又用內力將自己的臉逼得一片蒼白、直冒冷汗。

見這位老者身體狀況不佳，大有要暈厥之象，護衛們犯了難，不知道要不要出手趕人。

如果不及時驅逐這些不速之客，讓莊主知道了，他們免不了責罰，但如果因為他們的動作太魯莽導致這老者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他們也逃不了丁管家一頓臭罵，說他們壞了曉劍山莊的名聲。

家丁們只能和顏悅色的和水伯解釋起來，「老伯，這兒可不是什麼人都能來的地方，您還是快帶著您兒子……」

說話的那名家丁抬眼瞥見了一直站在老者身後的少年，一時間竟呆住了。

這少年當真是從鄉下來的嗎？怎麼看起來倒像從天而降的仙子般清秀可人？

傅稜雪見家丁直直盯著他，便露出一副羞澀靦腆的表情，朝水伯身後挪了挪，又拉著水伯的衣角，小聲說道：「爹，咱們走錯路了，還是……快點離開這裡吧，我看這些漢子都不是什麼好惹的，這山莊也不知道是誰家的，若是咱們不小心入了賊窩……」

聲音雖小，卻正好飄入了家丁們的耳朵裡，一聽這長相俊美的小傢伙竟然把他們堂堂武林盟主的家當做了賊窩，幾名家丁又好氣又好笑。

「小兄弟，你可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為首的家丁笑得岔氣，回頭一指山莊大門上的牌匾，問道。

「我又不識字，誰知道這上面寫什麼！」傅稜雪噘起嘴，頂了一句後，又急忙低下頭，躲在水伯身後，用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上下打量面前的家丁們，一副警戒的模樣。

敢情這小傢伙真把他們聞名天下的曉劍山莊當土匪窩了？為首家丁嘴角無奈的抽搐了兩下，嘆著氣告訴對方，「這裡可是曉劍山莊！容不得你們這些鄉下人撒野！你們還是快離開這裡，我們莊主快要回來了……」

「欸！欸！」水伯嘴上應諾著，身子向後一轉，忽然叫了一聲，「哎呀！」之後便跌坐在地上。

「爹！」傅稜雪小臉一白，急忙蹲下身子查看水伯的「病情」，一邊緊張兮兮的盯著那些家丁，還盡量跟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。

「爹，您怎麼了、怎麼了？」他焦急的詢問，水伯卻一個勁的直咳嗽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唉，老伯，您沒事吧？」為首的家丁見水伯氣息和臉色不太對勁，不由得關心了一句，正當他要上前探看之時，傅稜雪卻忽然撲過來擋在他面前。

「你們……你們要對我爹做什麼？」他口齒不清，結結巴巴的問道，身子還不停的打顫。

「小兄弟，你胡說什麼呢！你爹不要緊吧？」家丁苦笑，暗自思索著莫非是自己長了一張惡人臉，才把這沒見過世面的小傢伙嚇成這副模樣。

「爹……」傅稜雪稍稍安心，轉過身去查看水伯的情況，聲音立刻嗚咽起來，「爹，您的病又犯了，怎麼辦？這荒郊野嶺的……」

「要不，我們給你找郎中……」最前面的家丁正要繼續說下去，另一名家丁忽然拉下他的胳膊。兩人一起抬起頭，這才發現青石路上幾匹快馬疾馳而來。

「莊主！」家丁們一見是自家主人回來，立即站直身體，列到道路一旁。

快馬漸行漸近、漸近漸緩，最後在眾人面前停了下來。

為首一人披著一件虎皮披風，身材高大，肩臂厚實，只是英俊的臉上卻沒有任何表情，顯得有些冷漠。

他掃了眾人一眼，冷冷問道：「這裡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回莊主，這兩位鄉農走錯了路，我們正在請他們離開！」為首的家丁立即低頭稟告。

一旁的傅稜雪也抬眼看向馬背上的高大男子。原來這個人就是秦陌？曉劍山莊現在的莊主，能夠與滄九匹敵的人……雖然他已事先算過秦陌這時候會回來，不過沒想到真這麼幸運，能在大門口就遇見他。

就在傅稜雪看向秦陌之時，秦陌的目光也正好落在了他身上。冷漠的臉上顯現出一絲詫異，眼睛像是被什麼東西給吸引住了，無法從傅稜雪身上挪開。

面前之人……是鄉農？秦陌產生了與家丁同樣的錯覺，乍看這柔美的少年，還以為他是從什麼世外桃源來的仙人。

可是這位應該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，在與他對上視線的那一刻，五官卻忽然扭曲成一團，踉踉蹌蹌的撲向他。

「這位大人！求你救救我爹！」傅稜雪撲倒在馬蹄下，一邊放聲大哭，一邊不停的磕頭，「求你了，要我做牛做馬都可以，求你救救我爹！」

秦陌被他突如其來的一拜嚇得從馬背上跳下來，腳一落地，他方才覺得自己有些失常，素來處事不驚的自己竟會因為一個少年而有了一瞬間的慌亂。

好在周圍手下都沒有察覺到他的古怪，秦陌便順手將地上的人攏扶起來，一邊問：「你爹怎麼了？」

傅稜雪「虛弱無力」的藉著秦陌的支撐爬起，站穩後，他抬起頭，那張漂亮的臉上布滿淚痕，額頭上還沾著一塊污泥。

他隨意一抹，那泥巴就被抹得滿臉都是，讓他的模樣更加狼狽。

「我爹、我爹的心病又犯了……」他哭哭啼啼，指著身後的老者。

秦陌這才注意到，地上還有一名看起來的確是個「鄉農」的老者，他一直捂著胸口，臉色慘白，滿頭都是冷汗，似乎真的犯了什麼毛病，秦陌眉頭一皺，立即對身邊的家丁說道：「快，騎我的馬，去把王大夫給請來！」

「是，莊主！」家丁得了命令，不敢耽擱，迅速跳上馬背往小鎮的方向急馳而去。

秦陌道了一聲，「得罪！」接著便將老者一手抱起，小心的抱進了自家山莊大門。

「爹！」傅稜雪見狀，急忙跟在秦陌身後，雙眼緊緊盯著對方的後背。

他正在計算著秦陌的力氣……水伯雖然不是什麼高大魁梧的壯漢，但他好歹也有百來斤，怎麼這秦陌抱起來就像拎小貓，沒什麼分量？

傅稜雪明白，單憑力量，對方就已經超過自己無數倍了，可是，真正的比試並不是光看力量就能決定輸贏的！

「不知小兄弟怎麼稱呼？」正當傅稜雪審視著秦陌之時，秦陌忽然問道。

傅稜雪只得收回了目光，低聲回答，「我，我叫林雪……莊主叫我阿雪就行了！」

「好，阿雪。」秦陌微微一點頭，抬腳踹開一間客房大門，帶著水伯和傅稜雪進去，並將水伯放置在床榻之上，「你們暫時先在這裡住下，等王大夫來了，讓他給林老伯把脈！」

「多謝莊主、多謝莊主！」傅稜雪雙眼一紅，急忙拜謝，神色激動。

秦陌淡淡一笑，又轉過身去拉起水伯的手，手指輕輕點在對方的脈搏上，不著聲色的探著老者的脈象。

脈象的確有些紊亂，心律也不穩，只是不整的脈搏跳動中夾雜著點不協調，只是秦陌一時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裡不對勁，只能收回手指，改按著老者的手背安慰道：「老伯不必擔心，大夫很快就來，他是鎮上屈指可數的名醫，您會沒事的……」

秦陌一邊說著王大夫的事情，一邊觀察著水伯和傅稜雪的臉色，見他兩人並未表現出一丁點兒慌亂，方才稍稍鬆了口氣，走向房門口，「我還有些事，待會兒再來看你們，你們暫且在這裡等著大夫吧！」

「莊主大恩，阿雪無以為報！」傅稜雪見秦陌要走，急忙跟了上去，卻不料秦陌忽然停下了腳步，害他一頭撞在對方結實的背上。

秦陌回頭一瞧，少年正捂著鼻子，含著眼淚委屈的看著自己，心裡不由得感到好笑，差點要伸手去摸摸對方的頭。

當他察覺到自己有這樣的衝動時，硬是強行收回了即將伸出去的手，臉上依舊沒什麼表情，只是向屋裡的水伯微微一點頭，立即轉身離去。

闔上房門的那一剎那，秦陌感覺到自己的心差點要蹦出來，他捂著胸口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這麼慌張？是因為那個長相漂亮卻憨厚的少年嗎？秦陌搖了搖頭，緩步離開客房。

等他的腳步聲輕得聽不見後，原本守在門口的傅稜雪才大大鬆了口氣，只是沒過多久，曉劍山莊的管家丁叔便帶著匆匆趕來的王大夫到了他們所在的客房，讓剛鬆懈下來的主僕倆再次緊繃起神經。

王大夫仔細替水伯把脈，眉頭緊鎖著，彷彿遇上什麼難題。

王大夫也說不出這老者脈象的古怪之處，查不出所以然來，讓他出了不少冷汗。

「大夫，我爹他向來有這心病，不知什麼法子能夠藥到病除？」傅稜雪明知故問，還露出一臉不安，逼得王大夫臉色泛紅，羞愧不已。

他行醫一生，卻未見過如此古怪的心脈，果真是天下無奇不有嗎？

「王大夫，這位老人家沒什麼大礙吧？」丁叔在一旁守著，見王大夫露出了為難之色，便出聲詢問道。

「這位老人家的病十分古怪，王某不才，怕是沒這份能耐……」王大夫抹了把冷汗，取了紙筆，開了副藥湯，遞交給傅稜雪，囑咐道：「雖然探不出病因，但依此方拿藥，日服一次，也可暫時緩住老人家的病情。依王某所見，這位老人家的病，怕是只有京城的御醫或是隱居已久的妙手回春吳神醫方能根除……」

即便如此，傅稜雪仍對王大夫千恩萬謝，使王大夫連道不敢，很快就起身告辭。趁著丁叔送王大夫出莊的那檔子空閒，傅稜雪向著床上的水伯調皮的眨了眨眼，嘿嘿一笑。

水伯坐起身子，蒼白的臉色瞬間恢復紅潤，看著頑皮的少主，他也只能無奈的嘆了口氣。

丁叔將王大夫送到了山莊門外，又派人跟著護送王大夫回鎮上，一切打點好之後，才前往書房向秦陌稟告。

聽丁叔報告完，秦陌放下了手中的書卷，「如此說來，這位老伯的病還當真是古怪！丁叔，您老江湖經驗豐富，對這件事，您怎麼看？」

丁叔是曉劍山莊的兩朝元老，秦陌和他的弟弟秦都是由這位老管家一手帶大的，所以秦陌對他十分尊敬。

丁叔細細想了想，無奈的搖搖頭，「這兩人的確讓人看不透，他們身上疑點很多。首先，他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父子，特別是那名叫做阿雪的孩子，身上有股特殊的氣質，說他是鄉農……老奴是不信的……但若說他們是故意接近，又看不出他

們的企圖，除非他們是血魔教的人……」

「怪就怪在這裡！」秦陌忽然打斷了丁叔的話，皺眉嘆道：「血魔教與我們曉劍山莊恩怨不斷，但滄九那個人我很清楚，他行事作風古怪，但並不是會耍小伎倆的人……這兩人……」

秦陌正要繼續說下去，門外卻傳來了下人稟報的聲音，「莊主，那位林公子想見您！」

秦陌與丁叔相換了一下眼神，均露出疑惑之色，不知道那位少年想要和秦陌說些什麼。

尋思了片刻，最後，秦陌還是低聲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帶他來見我吧！」

傅稜雪很快來到秦陌面前，只是模樣和剛才的他有所不同，此時他已經將臉上的泥土擦拭得乾乾淨淨，露出了原先的白皙膚色，襯著如同夜色般深黑的瞳色，猶如精緻漂亮的娃娃。

說這樣的人是成天日曬雨淋、在田間做活的農民……秦陌怎麼也不信。

「阿雪謝過莊主和丁叔，今日若不是莊主大恩，我爹他……」傅稜雪紅著雙眼就要跪下去，但在他的雙膝快要著地前，秦陌卻忽然閃到他面前，伸手一提，將他拽了起來。

與此同時，秦陌的手指悄悄扣向對方的命門，若是一般習武之人定會不自覺的有所防範，只是這個少年卻沒有任何反應，只是睜大雙眼，傻楞楞的看著秦陌，彷彿是被他這驚人的速度給嚇住了。

「你爹現在沒事了吧？」秦陌收回手，拍了拍傅稜雪的肩膀。

「啊，沒、沒什麼大礙了……只要照著王神醫的藥方，我爹應當還能多活幾年……」傅稜雪輕聲回答著，心裡暗笑：想試他武功？沒那麼容易！

心裡得意，但臉上卻毫無破綻，眼淚更忽然從眼眶裡湧了出來，一滴一滴的落下，看得秦陌和丁叔都不免為之動容。

「怎麼了？」秦陌放柔了聲音問，不自覺伸出手去替對方擦去眼角掛著的淚珠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此時的自己露出了怎樣的溫柔，也不知道身旁的丁叔看見他這一面後，露出了多大的震驚之色。

此時，他暫時不想去管這少年的來歷，他只是不想看見對方哭泣的表情。

「都是我不好……」傅稜雪低聲嗚咽，一面偷偷躲過秦陌的觸碰。

這武林盟主真是古怪，明明剛才還在打探自己的虛實，現在卻又對自己露出這麼溫柔的神色，他到底在想什麼？

更怪的是，臉頰上被秦陌碰觸到的地方，竟然微微發燙了起來，害他都不敢繼續抬頭看著秦陌！

「如果不是我，爹也不用拖著病重的身子，帶著我逃出家鄉……」傅稜雪抬起手，用力擦了擦眼淚，也順便掩藏那一絲莫名的羞澀。

「你們是逃出來的？」秦陌和丁叔略感驚訝。

傅稜雪稍稍抬眼看了他們一下，又低下頭去，微微點頭，「嗯……因為我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，爹才不得已帶我逃出來，但他卻因此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眼看傅稜雪又要開始抽泣，秦陌立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沒事了，秦某雖然沒什麼勢力，但既然你們到了我曉劍山莊，秦某自然不會袖手旁觀，定會保你們父子安全！你只管好好照顧你爹，其他事情不必多想！」

「多謝莊主……可是，爹現在這樣，還要……還要錢財來治病，而我們身上帶的盤纏已經……」傅稜雪羞紅了臉，有些難以啟齒。

秦陌悄悄向身邊的丁叔使了個眼色，丁叔立即上前來安慰道：「林公子放心，我們曉劍山莊行俠仗義，絕對不會就此不管！你們只管治病，花費直接報我們山莊的名即可！」

「多謝莊主，多謝丁管家！」傅稜雪喜出望外，連聲道謝。秦陌則是輕輕一笑，要他不必放在心上。

可他卻沒想到，傅稜雪忽然抓住他的手臂，仰著頭，熱淚盈眶，「莊主大恩，阿雪無以為報，自願入府為奴，以報莊主救命之恩！」

這一下，秦陌和丁叔不由得面面相覷，這小子想長期留在曉劍山莊嗎？到底有何用意？

秦陌冷冷的看著傅稜雪，心裡有了主意，暫且不管他有什麼用意，與其放任他離開，還不如就此監視他，看看這小子到底居心何在，想在他曉劍山莊莊主眼皮子底下做些什麼！

想到這裡，秦陌微微一笑，「好吧，那你暫時留在山莊幫忙內務，丁叔，他就交給你負責了！」

「多謝莊主！」傅稜雪喜出望外，急忙抱拳，眼眸裡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狡黠。

「不用客氣！」秦陌還是捕捉到了這一抹精光。心裡暗笑，看來這隻狡猾的小狐狸在，接下來的日子就不會那麼枯燥無味了！

第二章

次日一早，丁叔領著一身僕役打扮的傅稜雪來到前院，向眾人介紹道：「這是剛剛進山莊的新人林雪，從今天起，他就和大家一起工作，你們這些當前輩的，可要好好照顧他！」

眾人一面低聲應著，一面好奇的打量著這個新來的小傢伙。

傅稜雪被眾人瞧得渾身不自在，低下了頭，撓著自己的後腦，「叫我阿雪就行了……」

「好了，老李，你給他安排點兒事情做，我回後院看看去……」丁叔交代完，輕輕拍了下傅稜雪的肩膀，便轉身離開了前院。

離開之時，丁叔的雙眼還不時瞥向在僕役間顯得畏首畏尾的少年，心裡思量著莊主的用意。

雖然阿雪看起來的確很可憐，但明明覺得對方來歷不明還將他留下，為自己埋下隱患，這樣的作為可不像他們成熟穩重的莊主！除非秦陌還有別的用意……

丁叔想了想，還是暫時離開，丟下傅稜雪與這滿院子的僕人接觸。

傅稜雪見丁叔走了，這才鬆了口氣，又見滿院子人皆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著自己，心裡不由生出幾分惱火。

若是平日，他哪能容許人家這般無禮的看著自己？

「你叫阿雪？」老李看出這新來的小夥子有幾分傲氣，暗想丁叔將這小子交給自己，恐怕就是要自己磨磨他的脾氣，心裡也有了幾分算計。

「嗯！」傅稜雪聽見問話，急忙壓下心中的怒氣，點頭應諾。看起來這群下人裡，就屬這個老李最大，暫時不能得罪了他。

「你是第一次當下人嗎？之前有沒有什麼經驗？會做哪些活兒？」老李走到了石桌面前，擺出一副老前輩的模樣來，冷著臉問道。

「阿雪是第一次離家，平日在家裡掃地洗衣還是會些的……」傅稜雪臉一紅，心裡暗道：這牛皮吹大了，自己其實連這兩樣都不會，他飯來張口，茶來伸手慣了，哪會做什麼活？

他的回答惹來滿院子的人哄堂大笑，連老李都忍不住抽了下嘴角，「就這兩樣嗎？」

傅稜雪頓時語塞，臉也更紅了，窘得不知該躲去哪，可是不會幹活也不能怪他啊！誰讓他是堂堂傲雪谷的少主呢！

「也罷，既然如此，你先和阿光他們一同掃院子去。記住，不可隨便進出蘭花園和莊主的書房，否則便是丁叔也難保你小命！」老李一邊叮囑著，一邊給身旁一名壯實的家丁遞去一記眼神。

那名叫阿光、長相粗獷的家丁站了出來，朝老李一點頭，「交給我吧！」

看阿光身材魁梧、虎背熊腰，又一臉凶樣，傅稜雪不禁吐了吐舌頭，假意乖巧的跟在他身後，心裡卻在盤算著剛才老李說的話。

蘭花園和書房，不許隨便進出……想來定是秦陌最看重的地方……那兒會不會有自己想要的東西？

「這個你拿著！」正想著，阿光忽然遞過來一支大掃帚，打斷了傅稜雪的思緒。傅稜雪握著掃帚，故做疑惑的望著阿光，問道：「阿光哥，李老為何不許我進蘭花園和莊主的書房？」

「小子！你若是闖入了那兩個地方，別怪我不救你！」阿光一瞪眼，指著不遠處的蘭花園說道：「蘭花園是莊主練功的地方，書房是莊主看書的地方，莊主向來不喜歡在練功或是看書的時候被打擾，如果你犯了忌，到時叫祖宗都沒用！」

「哦……」傅稜雪憨憨的摸了摸頭，楞楞的望著方才阿光所指的地方。他一邊心不在焉的掃著地面，一邊在心裡盤算，看來必須趁沒人注意的時候去蘭花園和書房探探……

「咳咳！你這小子！有你這麼亂掃的嗎？」阿光捂著口鼻，拚命揮著面前揚起的塵土，見少年沒有任何反應，他一把搶下對方手中的掃帚。

「阿光哥？」傅稜雪這才回過神，疑惑的看著阿光。

阿光朝旁邊屋子一指，冷冷喝道：「你去那邊掃！離我遠點！」

這時候，秦陌在蘭花園裡剛剛練完功，稍稍擦拭了一下額頭上的汗，就聽見不遠處傳來了阿光的粗嗓音，他不由得一笑，向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。

站在拐角，他看見那個叫做林雪的少年正按阿光的指示走去偏院。

阿光一臉凶狠，一邊指示著，一邊還罵個不停，而阿雪則是保持沉默，時不時回過頭來委屈恐慌的看著阿光。

「滾，快去幹活！」阿光的凶惡是山莊裡出了名的，只不過，在他回過頭掃地的那一刻，傅稜雪卻在他背後狠狠做了個鬼臉！一點驚怕的模樣都沒有。

「呵……」秦陌不禁一笑，這隻小狐狸果然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那麼憨厚老實，自己是不是該替他扒掉那身偽裝呢？還是繼續觀察，讓他自己露出原形？

他鮮少對什麼事產生興趣和熱情，在別人看來，他的性子很是淡漠，沒想到卻對這個別有所圖的少年起了好奇心，甚至還有股莫名的好感。

傅稜雪全然不知自己方才氣惱的模樣已落入他人眼裡，只顧拿著掃帚走到偏院，一邊暗罵著凶神惡煞般的阿光，一邊心不在焉的清掃地面。

該找什麼時候去那兩處一探究竟？傅稜雪有些苦惱。

既然是秦陌看重的地方，自然沒那麼輕易靠進，只能等到秦陌不在，而又沒有人注意自己的時候才最適合。可是他才來不久，走到哪裡都會被其他人多看兩眼，怕是只能再等一陣子。

所以，這陣子必須安分守己，盡量別惹出事端，讓大家趕快接納他才是。

為了這個目的……他暫時就忍了阿光那口惡氣吧！

傅稜雪自我安慰著，手緊緊抓著掃帚杆，剛欲用力，卻聽見耳邊傳來微響，像有什麼東西朝這邊飛過來了！

有殺氣！傅稜雪一驚，正想做出反應，卻又猛地記起，自己不是正裝成沒有武功的鄉下人「阿雪」嗎？

想到這裡，他故做無事狀，直楞楞的輕揮掃帚，眼睜睜的看著一粒小石子從眼皮下劃過，擊在了掃帚杆上。

「哎呀！」傅稜雪大叫一聲，跌坐在地上，手裡的掃帚竟已斷為兩截。

院子裡的人聽見他這一聲驚叫，紛紛走出來看究竟，隔壁院裡的阿光更急匆匆的趕了過來，一進院子就發現傅稜雪坐在地上，望著面前折斷的掃帚發呆。

「阿雪！」阿光惱火的走過來，一把掀起他，「你到底在幹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是掃帚自己斷掉的，不是我……」傅稜雪故作驚慌的搖著手，方才院子裡只有他一人，他總不能將有人企圖試探他的事說出來吧！

「哈哈……」周圍的僕人們都笑了起來，有人拍著阿光的肩膀尋他開心，「該不會是你見人家長得好看，就故意給人家拿了把破掃帚想欺負人家吧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阿光狠狠的將傅稜雪推倒在地，破口大罵，「就是你這蠢貨幹的好事，還不承認？」

「我沒有……」裝出可憐樣的傅稜雪正欲辯解，卻看見火冒三丈的阿光舉起了手裡的掃帚，頓時吞了吞口水。媽呀，這混賬該不會是準備打他吧？怎麼辦？要不要還手或抵抗呢？

眼看著阿光手中掃帚就要落下，站在不遠處的秦陌心裡一驚，他沒料到阿光的脾氣會這麼暴躁，為了這點小事就要打人，這麼粗的棍棒打在那個瘦弱的小傢伙身上，他怎吃得消？

秦陌忽然起了憐惜之心，只可惜周圍人太多，他不好直接出手相救，只能從角落裡走出來，嚴厲的喝了一聲，「住手！」

只可惜，這一聲來得太遲，傅稜雪的慘叫幾乎和他的聲音同時響起！秦陌一驚，不由得加快步伐，衝進人群裡，將阿光拉扯開。

人群之中，傅稜雪已經軟綿綿的趴在地上，捂著額頭，一副虛弱無力的模樣。

周圍的下人見到莊主，紛紛閃開，只有阿光一人還呆呆的站在原地，滿是冷汗的手心裡緊握著那行凶的武器。

「誰給你權利在山莊裡胡作非為？」秦陌冷冷的瞪了阿光一眼，隨即蹲下身將傅稜雪扶起。

「可是……莊主，我……我明明沒打到啊……」阿光納悶至極，緊緊握著掃帚，身體直發抖。

在這山莊裡，沒有人不畏懼莊主的，哪怕像阿光這般脾氣火爆的漢子也一樣。

「哼！」秦陌冷哼了一聲，又看向懷裡的人，「阿雪，你沒事吧？」

「……」傅稜雪緊閉著雙眼，大氣也不敢出，只是在心底暗罵。他本可以隨便裝暈蒙混過關，孰料秦陌居然忽然出現在這裡！

有他在場，自己可不敢隨便暈倒，萬一被他抓到什麼馬腳，就得不償失了！

剛才一定就是這個不知道躲在哪的秦陌出手弄斷了掃帚，現在卻跑出來裝好人！

哼，要是被他逮到機會，一定……

沒等傅稜雪想清楚，秦陌一把將他橫抱起，嚇得他僵直身子，微微一顫。

秦陌感覺到懷裡人的一絲小動靜，稍稍一楞後似乎明白了什麼，嘴角勾起一個微小的弧度。

但閉著雙眼的傅稜雪看不到他這詭異的笑，只聽見他轉過身朝身旁的下人道：「你們該做什麼做什麼去！以後不准再發生這種事情！」

眾僕人急忙應聲，雙眼卻都忍不住瞥向莊主懷裡的人。

平時阿光在莊裡是出了名的壞脾氣，打誰罵誰也沒見莊主和丁叔管過，現在莊主為何會這麼偏袒一個新來的小傢伙，莫非莊主跟這個阿雪有什麼私交嗎？

阿光這時已嚇得滿頭大汗，只是沒想到秦陌沒有因此罰他，就這麼放過了自己。

等他們走了很遠後，阿光才大大喘了一口氣，疑惑的望著自己手心裡那杆掃帚，尋思著剛才那怪異的事情。

雖然適才他的確是將掃帚打向那個小鬼，但他並沒感覺到掃帚有打到人，不，他很肯定自己沒有打到對方，可是那小鬼卻抱著腦袋倒下去了，而且倒下的動作還那麼自然……

難不成自己武功大有進步，跟莊主一樣練出了七劍訣劍氣來？當真古怪！

秦陌抱著傅稜雪走回自己屋裡，將他放在柔軟的床鋪上，然後關上了房門。

房間裡的光線頓時暗了不少，感受到這一絲變化後，傅稜雪有些緊張的捏住了自己的衣角。

這秦陌想幹什麼？

「小子，還要繼續裝下去嗎？」秦陌走到床前，輕輕拍著少年的臉頰，露出從未在人前展現的笑容。

傅稜雪一動也不動，心裡卻慌了神。

他看出自己使的小伎倆了？所以才故意將自己帶到這裡？難道是想嚴刑逼供嗎？或者只是試探？不，不可以當……一定要裝死裝到底！

見對方依然不動，秦陌不由得佩服起少年的鎮定來，如果不是剛才自己抱起他的時候，他的身體老實的做出了反應，自己差點就要被這小子騙過去了！

「看來還是你的身體比較老實，莫非是要我向你的身體詢問嗎？」秦陌嘴角輕輕勾起，手緩緩的碰觸在少年的胸口上。

傅稜雪依舊沒有動彈，可是秦陌卻能感覺到，他胸口上傳來的心臟跳動，正在一點點加劇……

果然如此！這小子想要弄自己，怕還是嫩了些！

秦陌又微微一笑，壓低了身體，湊到傅稜雪臉邊，剛想說什麼，卻聞到一股像是雪蓮花般的誘人香氣。

按著對方的胸口，秦陌很清楚傅稜雪的性別。但是，這小子身上為何會有這麼香的味道？比女人的體香還令人……

「哼！」秦陌急忙打斷了自己那些不該有的胡思亂想，專注的思索該如何讓這個少年露出馬腳。

「你就繼續裝吧，再不醒來，我就要親你了……」他故意邪笑，雙手壓住傅稜雪的兩隻手腕，俯身貼近他的唇角。

感受到對方呼出的熱氣，傅稜雪額頭上冒出了冷汗，心臟也卜通卜通跳得劇烈，原本白皙的臉頰染上了胭脂般的色澤，連帶整個身子都不停的顫抖著。

怎麼辦？這傢伙該不會是玩真的吧？他真要吻自己嗎？他才不要被個大男人親！

見他緊張兮兮卻還硬裝暈，秦陌笑了，這一次是出自真心的笑出來，他忽然覺得，這個叫做阿雪的小傢伙倒也誠實的可愛，只不過，誠實的只有身體。

只是秦陌也不能否認，身下之人現在的模樣，確實對他極富殺傷力，特別是那張因為緊張而微微顫動著的小嘴，彷彿在誘惑他繼續貼近、品嚐……

秦陌索性湊上去，就在他即將咬住那顫動的紅唇時，傅稜雪終於忍無可忍的睜開了雙眼，大聲尖叫，「不要……唔……」

叫聲直接被堵在喉嚨裡，秦陌趁著他張開嘴巴的這一瞬間捏住了他的下巴，舌頭長驅直入，攻城掠地，銷魂的津液自少年的唇畔滴下，好不誘人。

傅稜雪氣惱至極，正想爬起來和秦陌對抗，卻忽然對上那雙閃爍著幽光的雙眸。那清亮的雙眸裡透露出來的，沒有一絲曖昧氣息，和往常那些對著他面露色相的江湖敗類不同。秦陌的雙眸裡，藏著許多無法察覺到的心思，深邃得可怕！

莫非他是想藉此探出自己究竟會不會武功？傅稜雪意識到這一點後，硬是重新收回欲放的內力，鬆軟下了身體。

但撤回內力之舉並非小事，由於真氣循環受阻，他不免渾身一陣微麻，清晰的疲

痛感令他的淚珠在眼眶裡直打轉。

不止如此，他還感覺到呼吸困難，頭腦也因為呼吸不暢而暈眩起來，可是秦陌卻依舊不放過他！

這該死的曉劍山莊莊主……到底在……做什麼？

秦陌也不知道自己中了什麼邪，原本只是想試探，順便戲弄一下對方，但這一吻卻讓他無法自拔，少年柔軟溫暖的唇瓣甜如蜜糖，他一時間竟不想就這麼放開。再看阿雪臉頰紅潤，眼波盈盈，令他原本俊美的容貌更是柔媚動人，加上那股撲面而來的清香，連素來沉穩的秦大盟主也迷失在這醉人的氛圍裡，像是慾求不滿一樣不停糾纏著對方。

「嗯？」注意到傅稜雪身子癱軟，秦陌才稍稍清醒過來，發覺自己的作為有些過分，急忙鬆開對傅稜雪的牽制，心裡懊惱羞愧著。

雖說是試探，沒想到自己真的動了情，這下阿雪豈不是要把他當做色狼惡棍、採花大盜了嗎？

秦陌正愁不知該如何向傅稜雪解釋，手忙腳亂又手足無措時，卻發現床上的人根本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來質問自己的無禮。

「喂！阿雪？」他小心翼翼的湊到傅稜雪面前，這才發現，他似乎還打算繼續裝暈。

傅稜雪的臉側向一邊，微喘著氣，臉上的紅潮一時還沒有散盡，微亂的髮絲散落在他臉上，還有一縷被他咬進唇瓣之中。

稍稍起了褶皺的衣服領口微敞著，露出性感的鎖骨，怎麼看都有一種凌亂的美感，讓秦陌又忍不住多吞了幾口口水。

該死！這樣下去自己豈不真成了色狼？這小子不會是故意勾引自己的吧？

秦陌搖搖腦袋，迫使自己清醒點，然後伸手捏住了少年的臉頰，「還裝？」

「唔……」傅稜雪感覺到臉頰上傳來的痛楚，難受的皺起眉，下意識的罵道：「混蛋！」

罵完這一句，他就感覺到捏著自己的人動作明顯一頓。

這一停頓也讓他清醒了許多，猛地睜開雙眼，只見一張臭臉出現在他面前。

「膽子倒不小！」秦陌伸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冷冷喝道：「說，誰派你來曉劍山莊的？」

「唔……莊主……」一陣窒息，本能驅使下，傅稜雪急忙想拉開秦陌的大手，只可惜身體一時沒有力氣，又被對方制住了要害，他根本無法掙扎，美麗的臉龐通紅一片，眼淚也奪眶而出。

看他如此柔弱的模樣，秦陌終究不忍，鬆了手上的勁。傅稜雪立即大聲咳嗽起來，一邊警戒的盯著秦陌。

「到底是誰派你前來曉劍山莊的？只要你說實話，我就不為難你！」秦陌嘆了口氣，收回手背在身後，竟有些不知道該拿這個少年怎麼辦才好了，明知他有問題，卻又在他露出可憐模樣時感到憐惜。

「莊主，阿雪是自己來的，沒有人指派……莊主在懷疑阿雪嗎？」傅稜雪皺起眉，

抿著小嘴，臉上漾起淡淡的哀傷。

秦陌沒做回答，但從他的神色看來，他並不相信他說的話。

「阿雪不過是個普通百姓……」傅稜雪低聲說道。

秦陌卻忽然一笑，「普通？在我看來你一點都不普通！鄉農都像你這般瘦弱嬌嫩，膚色雪白嗎？」

「那，那是因為……我和我爹長居於深山，未經日曬……」傅稜雪立即回答。

「看你也不像是會做家事的樣子！」秦陌瞇起眼睛，「連掃地都會出紕漏。」

那還不是你搞的鬼？傅稜雪心裡恨恨道，但是當著秦陌的面，他只得低下頭，小聲道：「阿雪下次不會了……」

「沒有下次了！」秦陌心裡打定了主意，冷冷說道。

這一句話嚇得傅稜雪鐵青了臉，仰起頭望著他，等待著他的後話。莫非秦陌要趕自己和水伯離開？這怎麼行，任務還未完成呢！

「從今天起，你就調來我身邊當我的貼身小廝，掃院子的事情，你就不必再做了！」秦陌露出玩味笑意，雙眼直盯著面前的少年，彷彿凶猛的野獸瞄準了獵物。他很確定阿雪有事情瞞著自己，不過他並不急著將他從身邊趕走，將他放在身邊，說不定還能挖掘出他身上的更多祕密……而他也的確有些好奇，不知道這來歷不明的少年來曉劍山莊到底所為何事？

秦陌這話說得輕鬆，卻讓傅稜雪吃驚不已，「貼身……小廝？」

等等！他不是原本打算盡量不引起別人注意，特別離秦陌越遠越好嗎？怎麼才幹一天的活，就讓他給盯上了？

「莊主！不、不可啊！」意識到這點，傅稜雪急忙推託。

「有何不可？你敢不聽我的命令？」秦陌一把將他從床上拉了起來。

傅稜雪皺著眉，憂心忡忡的回答，「阿雪能進入山莊已是莊主抬愛，想來莊裡的大夥兒已經很看不慣……現在莊主又對阿雪這麼好，沒來由將阿雪提拔到莊主身邊，大家一定會更加……」

「哼！」秦陌打斷了他的話，傅稜雪抬起頭，發覺對方臉上浮現出一絲怒氣，只得識趣的閉上了嘴巴。

秦陌一甩袖子，轉過身去冷冷問道：「這曉劍山莊到底是誰作主？」但眼中卻是無法掩飾的笑意。

「當然是莊主……」傅稜雪低聲回答，刻意裝得小心翼翼，心裡卻暗暗叫糟。

「你知道就好！既然我是莊主，我的命令誰敢不從？誰敢有什麼閒言碎語，你只管告訴我，我將他們統統趕出去！」

秦陌這話讓傅稜雪不由得一楞，他不是……在懷疑自己嗎？為何要偏袒自己這個來歷不明、剛剛進入山莊的人？他有什麼企圖？

其實，不光是傅稜雪，就連原本只是在作戲的秦陌說完這話後，也稍微停頓住了。他心裡有些困惑，自己怎麼會這麼說？感覺就像是已把阿雪當成自己人一樣，但他分明只是想打探出這傢伙的虛實啊……

略感尷尬後，秦陌很快恢復了冷靜，轉過身來又對傅稜雪命令道：「你還楞著幹

什麼？回去收拾東西！然後搬到這院子裡來住！」

「啊……不……我……那我爹他怎麼辦？」傅稜雪回過神來，正欲繼續推辭，卻被秦陌一手推出門外。

「放心，我會讓人照顧好林老伯，你動作快點！難道還要主人請你不成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沒有可是！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也沒有但是！」

推推讓讓、拉拉扯扯，最終傅稜雪還是不敵秦陌的強勢，無奈的抱著自己的少許行李住進秦陌隔壁的小屋子裡。

「莊主還是第一次允許他人進入視線範圍內呢……」丁叔呵呵笑道，一邊打量著正站在窗邊看著外面那人忙碌的秦陌。

那個叫阿雪的小子到底是什麼地方引起莊主重視？

若說長相，阿雪的模樣固然令人驚豔，超塵脫俗，但秦陌可是江湖中有頭有臉的大人物，千嬌百媚的千金小姐到英姿颯爽的巾幘女俠，就算是眉清目秀的俊俏美少年他也見過不少，再加上秦陌並非好色之人，光憑長相，很難這麼簡單的打動他的心。

但如今，秦陌不但表現出了對阿雪的濃厚興趣，甚至還讓他住進自己的私人領域裡……這讓看著秦陌長大的丁叔心中有了計較。

「不知道這傢伙的底細，我實在放不下心，所以就將他抓到身邊來，方便監視。」注意到丁叔目光的秦陌，冷靜解釋著，彷彿早就想好了說辭。

若是真的懷疑那人，直接將人趕出山莊不就沒事了嗎？莊主此言，不過是騙騙外人、順便騙騙莊主自己的，卻怎麼也騙不了他。丁叔心裡暗想著，眼見秦陌又看向了窗外，他只得無奈的搖了搖頭，上前一步，「莊主，京城有人送信來了……」遞上京城的來信後，丁叔便站立在秦陌身邊，一言不發的等候回覆。

秦陌打開信，閱過內容，稍微皺了下眉頭，「辰王大婚？邀請我和阿 上京？」當今五王爺辰王慕奉辰的娘親與他們曉劍山莊有遠親關係，加上辰王小時候也來曉劍山莊住過好一陣子，幾乎可以算是他們兄弟倆的兒時玩伴，只是沒想到當年那愛哭的孩子，現在竟然比他們還早成家。

「哦？可是二莊主目前還沒回來，莊主，是否需要我們……」

「嗯，寫信讓阿 火速趕回山莊，另外籌辦一下送給辰王的賀禮。」秦陌點點頭，隨手將信丟在了桌面上。

丁叔立即領命而去，只是臨走前又看了秦陌一眼，笑道：「莊主，林老伯身體不好，不如叫人燉點補湯送去？阿雪衣著看起來挺單薄，要不要加點衣服？」

「丁叔！」秦陌臉微微一紅，有些責怪的瞪了老管家一眼，但最後還是結結巴巴的答道：「您……您看著辦就好……」

丁叔意味深長的微笑，點頭退了出去。